

第二十一卷

賈雲華還魂記

魏鵬，字寓言，其先矩鹿人。九世祖飛卿，宋高宗朝仕至御史中丞。以論秦檜誤國，貶襄陽令，死葬白馬山，子孫遂留居焉。宗族蕃衍，富擬封君，迨元尤盛。鵬父巫臣，延初參政江浙行省，生鵬於公廨，而父卒。母郢國蕭夫人攜鵬暨二兄扶櫬歸襄陽。生五歲通五經，七歲能屬文。眉目如畫，肌膚瑩然。鄉里以神童稱之。至正間，累舉不偶，深置恨焉。嘗曰：「大丈夫當唾手以取功名，而一第乃不可得耶！」因撫几長歎。蕭夫人聞之，恐其悒鬱成疾，遂命之曰：「錢塘汝父同鄉也，凡此時名師夙儒，多前日門生故吏。汝在講業，庶或有成。況東南大蕃，山水奇勝，可以開豁心胸，吟詠情性，汝其行哉？勿事一室。」乃於懷中出書一緘，付之曰：「到彼讀書之暇，當往訪故賈平章婦邢國莫夫人，以此呈之，議汝姻事。吾自有說，慎勿妄開也。」生退，私啟其封，始知母氏與彼有指腹之約，喜不自勝，促駕而行。

生奉命翌日戒行，逾月抵杭，僦居於北關門邊嫗家，嫗善延納，生頗安之。越數日，舍館既定，乃漸出遊。問故人，無一在者。惟見湖山佳麗，清景滿前，車馬喧門，笙歌盈耳。生乃賦《滿庭芳》詞一闕以紀其勝。因題房舍紙窗之上，詞云：

天下雄蕃，浙江名郡，自來惟說錢塘。水清山秀，人物異尋常。多少朱門甲第，鬧叢俚爭沸絲簧。少年喀，謾攜綠綺，到處鼓鳳求凰。徘徊應自笑，功名未就，紅葉誰將？且不須惆悵。柳嫩花芳。又道藍橋路近，願今生，一飲瓊漿。那時節，雲英覷了，歡喜殺裴航。

偶，邊嫗見之，問曰：「斯作，郎君所綴乎？」生未答。嫗曰：「郎君豈以老婦為不知音者耶？大凡樂府蘊藉為先，此詞雖佳尚見斌媚，歐、晏、秦、黃，迨不如是。」生聞之，乃大驚。因致謝曰：「淺陋之言，獻丑多矣。」因謝嫗出處，方知為達睦丞相寵姬。丞相薨，出嫁民間，今老矣。通詩書，曉音律，喜笑談，善刺繡，多往來達官家，為女子師，皆呼為邊孺人。生曰：「然則丞相政與先公使參及賈平章為同輩人矣。」嫗駭曰：「郎君豈魏參政子乎？」生曰：「然。」真韓子所謂稱其家兒者也。因出杯款生。生乃得備詢參政舊日僚家。嫗曰：「俱無矣。惟賈氏一門在此耳。生曰：「老母有書達彼，敢托為之先啟。」嫗許諾。生又問：「平章棄祿數年，今有誰在，生事若何？」嫗曰：「平章一子名麟，字靈昭，一女名娉聘，字雲華。母夢孔雀銜牡丹蕊懷中而生。論顏色則若桃花之映春水，論態度則似流雲之迎曉日。十指削纖纖之玉，雙鬟綰裊裊之絲。填詞度曲，李易安難繼後塵。織錦繡圖，蘇若蘭詎容獨步耶。邢國鍾愛之，但從餘講學，予自以為弗如也，且夫人勤勵治產有方，珠履玳不減昔時之豐盛，鐘鳴鼎食宛如向日之繁華。」生聞之，知其必指腹之人也。急欲一往。會嫗病目，弗能前，遂止。

夫人訝嫗久不來，乃遣婢春鴻往嫗家問焉。時嫗目愈，欲偕行。值生偶出，嫗乃先隨鴻往詣夫人謝，且道魏生母寄書事。邢國駭愕曰：「政爾念之，今焉致此？亟為我召來，勿緩也！」春鴻承命復至請生，生便同行。既及門，鴻先入。俄而二青衣導生至重堂，即東階少立。邢國服命服出坐堂中，生再拜。夫人曰：「魏郎幾時來耶？」生曰：「數日耳。」命坐。茶罷，夫人曰：「記得別時尚在襁褓，今長成若是矣。」慰勞甚至。且問蕭夫人暨安否。生答以幸俱無恙。夫人為生道舊如在目前，但不及指腹誓姻之說。生疑之，乃顧隨來老僕青山解囊，取母書投上。夫人拆封觀畢，納諸袖中，亦不發言。頃間一童子出，娟娟如瓊瑤。夫人命拜生，生答拜。夫人曰：「小兒子也，當教之，乃達禮耶。」復命侍妾秋蟾曰：「召娉娉來。」須臾，邊嫗領二環復擁一女子，從繡幕後冉冉而至，面生前展拜，生逡巡欲避。夫人曰：「無妨，小女子也。」拜畢，退立於夫人座右。邊嫗亦侍坐於隅。竊窺娉娉真國色，雖西施、洛神未可優劣。生見後，魂神飛越，色動心馳。恐夫人覺之，即起身辭出。夫人曰：「先平章視先參政猶骨肉，尊堂亦視老身如姊妹。自二父雲亡，兩家闊別，魚沉雁杳，音耗不聞，本謂此生無復再見，豈意餘年得睹英妙，老懷喜慰，何可勝言。郎君乃爾寡情耶？」生揖退席，不復敢辭。邢國日娉娉人，意若使治具，然於時開宴，水陸畢陳。夫人親酌飲生，生跪受而飲。既而命麟與娉娉更勸迭進。娉娉酒至，生辭以乍出遠方，久瓊漿，今不勝杯酌矣。娉娉捧杯再拜，生欲熟視之，固辭不敢先飲。夫人曰：「郎君年長於汝，自今以後既是通家，當為兄妹，汝宜跪勸。」娉娉遂跪。生倉惶遽接，一吸而盡。娉娉收杯至夫人前，瀝餘酒於案曰：「兄飲未醉，更告一杯可乎？」夫人笑曰：「才為兄妹，便鍾友愛之情，郎君豈得戛然乎？」邊嫗亦從旁相勸，生乃杯飲。夫人復讓邊嫗曰：「郎君既舍汝家，乃不早以見告，當滿罰一觥。」嫗笑而飲。宴罷告歸。夫人曰：「郎君毋還邸中，只在寒舍安下。」生略辭。夫人曰：「貧家寂寞，願勿嫌也。」即呼家僕脫歡、小蒼頭宜童引生於前堂外東廂房止宿。

生入門，但見屏幃牀褥、書几浴盆、筆硯棋琴靡一不備。嫗家行李亦已在焉。生既得定居，復遇絕色，且驚且喜，睡不能成，因賦《風人松》一詞，乘醉書於粉壁之上。詞曰：

碧城十二瞰湖邊，山水更清妍。
此邦自古繁華地，風光好，終日歌弦。
蘇子宅邊桃李，坡公堤上人煙。
綺窗羅幕鎖嬋娟，咫尺遠如天。
紅娘不寄張生信，西廂事，只恐虛傳。
怎及青銅明鏡，鑄來便得團圓。

是夕，娉娉反室亦厚憶生。因呼侍女朱櫻曰：「魏兄臥否？」櫻曰：「弗知也。」娉語之曰：「汝往廂房窺之。」去良久，返命云：「郎君微吟燭下，若有深思。既而取筆題數行於壁間，諦視之，乃《風人松》詞也。」娉曰：「汝記憶乎？」櫻曰：「已記之矣。」遂口占一過。娉儒毫展雙鸞霞箋次其韻，頃刻而就。封緘付櫻曰：「明早汝奉湯與郎君盥面時，以此授之。」櫻收於囊。次日黎明，如教而往。生盥洗畢，櫻出緘謂生曰：「娉小娘致意郎君，有書奉達。」生取視之，乃和生所賦壁間《風人松》，詞云：

玉人家在漢江邊，才貌及春妍。
天教吩咐風流態，好才調，會管能弦。
文采胸中星斗，詞華筆底雲煙。

藍田新鋸壁娟娟，日暖絢晴天。
廣寒宮闕應須到，霓裳曲，一笑親傳。
好向嫦娥借問，冰輪怎不教圓。

生讀之數過，不忍釋手。知媵賦情特甚也，遂珍藏於書笈中。方欲細詢媵情性，而夫人已遣宜童召生矣。生偕童人，夫人見生來迎，謂生曰：「郎君奉命萱堂，遠來遊學，不可玩時廢日。此中有大儒何先生者，及門之士常數百人。郎君如從之游，必有進益。贊見之禮吾已辦矣，食罷請行。」

生睹聘後，萬念俱灰，不求聞達，惟雲華是念。不虞，夫人之逼令就學，也勉應承，然亦不數數往也。因念夫人雖甚見愛，而掛口不及姻事，且令與媵認爲兄妹，蓋有可疑，而元從質問，乃潛詣伍相詞祈夢，得神報云：「灑雪堂中人再世，月中方得見娥。」既覺莫曉所謂，但私識之。一日偶與朋友游西湖，媵伺生不在，攜侍姬蘭苕潛至其室，遍閱簡牘，見有《嬌紅記》一冊，笑謂苕曰：「郎見讀此書，得無壞心術否乎？」因戲題絕句二首於生臥屏上：

淨几明窗絕點塵，聖賢長日與相親。
文房消灑元餘物，惟有牙籤伴玉人。
花柳芳菲二月時，名園剩有牡丹枝。
風流杜牧還知否，莫恨尋春去較遲。
抵暮，生歸見詩，知為媵作，深悔一出，不得相見。乃賡其韻，用趙松雪體行楷書於花箋，以答媵。詩曰：
冰肌玉骨出風塵，隔水盈盈不可親。
留下數聯珠與玉，憑將吩咐有情人。
小桃才到試花時，不放深紅便滿枝。
只為易開還易謝，東君有意故教遲。

寫畢，元便寄去。躊躇間，忽春鴻來謂生曰：「夫人問郎君西湖歸，懼為酒困，遣妾持武夷小龍團茶奉飲。」生喜甚，即啜一甌。因移身逼鴻坐，笑語鴻曰：「媵小姐既視我為兄，汝何惜暫為我婦。」鴻變色曰：「夫人理家嚴肅，婢妾只任使令，豈敢薦枕於君，以污清德。」生曰：「東園桃李，片時春也，何害？」遂與鴻狎。且謂鴻曰：「吾有一束奉媵，能為我持去否？」鴻曰：「敢不承命。」當亟遞去。鴻人，遇媵茶堂中，即以與之。媵急置於懷，囑鴻勿泄。返室觀之，乃和其絕句二首。讀罷歎曰：「清楚流麗，類其為人。」言未已，聞夫人呼曰：「有客。」媵趨出，乃外兄莫有王也。自莫城來省，邢國因設宴待之，生亦與坐。夫人以久別有王，且悲且喜。姑姪勸酌，不覺至醉。兼之有王遠來，驅馳鞍馬，困憊不任酒，急欲休息，苦告夫人。夫人乃令脫歡扶掖至禮賓堂之南小齋內臥。生亦隨出，獨立於重堂。亡何夫人亦眩暈思臥，乃先就榻。惟媵率諸婢收拾器皿，鎖閉門戶。

朱櫻持燭伴媵出重堂巡邏，見生孤立。驚曰：「兄未寢乎，何此延佇？」生告以渴甚，求漿弗能得。婚即令櫻人廚中取茶，因代櫻執燭置案上，燭為風燥蠟液淚流，媵以金剪剪之曰：「汝亦風流乎？」生曰：「子不聞李義山詩云：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」媵曰：「義山浪子耳，何眷戀之深也？」生曰：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意，焉可以此病義山乎？」媵曰：「然則兄亦義山之流亞矣。」生曰：「風情幽思，自謂過之。」媵曰：「若是之言，真風流蘊藉之士也。但佳句云：『勞心者，果勞何事。』不知商隱亦有是乎？」生曰：「室邇人遐故也。」媵不答，指壁上琴曰：「兄善是那？」生曰：「『幼耽此技，小姐聞亦能之。』」媵曰：「謾寄指耳，敢言能乎。」俄朱櫻捧茶至，媵起遞與生，生謝曰：「何煩鄭重？」媵曰：「愛親敬兄，禮宜如是。」生將促席與言，媵遽斂身曰：「今夕夜深，兄宜返室。來宵有便，當詣聽琴，幸勿他往也。」各道萬福而退。

次日，夫人中酒不能起，薄暮，媵偷至廂房。生正懸望佇階前，陡見媵來，喜心翻倒，即擁媵人，坐定。生拂几焚香，解錦囊出天鳳環佩琴請媵彈。媵羞澀固辭。生於是轉軫調弦，鼓關雎一曲，以感動之。媵曰：「吟揉綽注一一皆精。但，惜取聲太巧，下指略輕耳。」生甚服其言。必欲觀媵之指法，請之不已。媵乃命朱櫻取琴放前瑯石桌上，操雉朝飛一調以答生。生曰：「佳哉指法。但此曲未免淫豔之聲多。」媵曰：「無妻之人，其詞哀苦，其聲淒怨，何淫豔之有？」生曰：「子非牧犢子妻，安能造此妙乎？」媵無言，惟微哂而已。是夕談話稍款，言情頗深。值夫人睡覺，呼媵索人參湯。媵惶恐走去。生茫然自失，魂魄俱喪，面若死灰，大失所望。因枕上賦《如夢令》一詞自悼，詞云：

明月好風良夜，夢楚王台下，
雲散雨收，難成佳會，又為虛話。
誤也，誤也。青著眼兒乾罷。

平旦，生起整衣冠，趨夫人閨問安否。出入重堂，轉從堂後循曲巷欲造媵室，迷路而回，至清凝閣前少憩。時媵正坐閣，低鬟束雙鸞，著繡鞋。生即屏身戶外，窺於隙間，為媵小婢福福見之，報與媵。媵大憤，將起白夫人。生惶恐告媵曰：「向於夫人處問安，路迷至此，兄妹之情，寧忍見窘。」媵曰：「男子無故不入中堂，況可直造人家閨閣乎！今且恕兄，後再勿至。」生連揖不已。媵曰：「聊恐兄耳，毋勞深謝。」因指閣前靈清小瓦盆養瑞香一株，命福福云：「送去兄臥房中，為幽人之伴。」生曰：「得此一枝，當貯諸金屋。」媵笑而頷之。福遂捧花送生出。生知福乃媵之親隨，即探囊中金數星與之，冀其傳遞簡帖，潛通慇懃，福拜而受之。自此得其用矣。

然生自離家之後，兩月有餘。寒食初過，清明又到。夫人備酒肴，召鄰曲及邊嫗，並拉生出郭掃墳。惟媵以小疾新愈，不得偕行。生規知媵不往，乃佯出，夫人留之。生曰：「適何先生遣人見呼，不敢不去。弗及拜平章神道，意甚快然。」夫人曰：「先生召無諾，宜速往也。」生去。夫人亦登輿，舉家畢從。惟留福福及小女使蘭苕伴媵。生度夫人行遠，徐徐而歸，至重堂門，閉不得入，徘徊底下。福福聞人履聲，謂是客至。啟門問之，乃生也。生急持福裙問媵所在，欲見之。福曰：「小姐敏慧聰明，知書識禮，持身謹慎，不離閨房，貞靜幽嫺，凜不可犯。妾安敢闖昧導君唐突西子。」生曰：「吾之遇汝，自謂有緣。雖張琪之紅娘不啻過也。今汝乃有是言，予失望甚矣。」福沉吟半晌曰：「彼雖以禮自持，然幽情頗切，吾嘗見其攬鏡自照，回顧妾曰：『我何如月中之娥也。妾復之曰，不已誇乎。彼乃曰，『娥雖貌美，叵耐只孤眠。由是觀之。可知情寄也。』」生曰：「為今之計，將若之何？」福曰：「妾有吳鮫手帕。郎君試為情詩書其上，我當持與之觀。郎君輕步踵妾後窺之，彼若動心，事諧必矣。」生欣然握箋題以付之。詩曰：

絞綃元自出龍宮，長在佳人玉手中。

留待洞房花燭夜，海棠枝上試新紅。

福袖帕入，生尾福後至柏堂。媵方倚欄玩庭前新柳曰：「綠陰如許矣。」因誦稼軒詞云：「莫去倚危欄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。」生遽前撫其背曰：「斷腸何所為乎？」媵驚曰：「狂生又至此耶！」生曰：「韓壽竊香，相如滌器，狂者固如是乎！」媵乃命福取茶。福佯墮手帕於地，媵拾而觀之，見詩怒曰：「此必兄所為。小妮子何敢無憚如是，吾將持以白夫人。」生謝再三，繼之以跪。媵因回顏一莞，收置懷中曰：「勿多言，姑此共坐，少敘半晌之歡。倘老母來歸，則無及矣。」生大喜，就坐。媵呼福出江瑤薦酒，親持金荷葉杯，酌以勸生。生辭不飲。媵因勸，生謝曰：「此意良已勤，政昔人謂雖吃錐子，亦醉不煩酒。」略飲數杯，因命撤去，媵從之。生乃促席與媵聯坐，語媵曰：「我奉命慈親，為此姻事，艱難水陸，千里遠來。今夫人了無一語道及前盟，必有他謀。事恐中變，命為兄妹，其意可知。子復漠然路人相視，殊無聊賴。久擬賦歸，但以未與子言，故遲遲不決耳。今幸相逢，難期再會，予之心事，子既知之，諧與不諧，明以見告，勿徒使我為東南留滯之客也。」媵聞之，撫髀歎曰：「餘豈木石人哉，兄之此言，豈知我者。妾自遇兄來，忘食廢事，心動神疲，夜寐夙興，惟君子是念。願以葑菲，得侍閨房，偕老百年，乃深幸也。第恐天不與人行方便，不能善始令終。張珙、申純可為明鑒。」兄如不棄管蒯，妾可永執箕帚，毋輕一舉，當計萬全。」生曰：「若待六禮告成，則予墓草宿矣。子其憐之，毋吝今夕。」媵未及對，而蘭苕告夫人回矣。生倉惶趨出。是月三日丙午也。

丁未清晨，生人謁，夫人曰：「昨因祭掃就西湖上諸寺一行，佳景滿前，令人應接不暇。所惜者，寓言不在耳。」生唯唯而退，至中堂側門與媵相遇，侍妾森然，前遮後擁，彼此注視，莫交一言。生歸室悶悶，因誦崔顥黃鶴樓詩云：「日暮鄉關何處是，煙波江上使人愁。」媵過窗外聞之，因穴窗呼生曰：「男兒向懷上之切乎。」生曰：「事屢參差，終不能就，處此無益，莫若歸爾。」媵曰：「少頃當令福福請君。」言訖而去。早飯罷，福福果來。謂生曰：「媵娘有柬奉君。」生取視之，乃詩一首，云：

春光九十恐無多，如此良宵莫浪過。

寄與風流攀桂客，直教今夕見嫦娥。

讀畢，生喜不自制。

然，視日之斜，汲汲然，望夜之至。豈期向午，生之故人金在來拉生過平康，生以他事拒之。金固請，不得已乃與同行。彼妓有秀梅頗曉詩詞，素慕才俊，見生灑落，勸以巨觥。金又與轟飲，生意不在酒，為所困，痛醉而歸，展紫絲褥臥於房前石欄杆地上。迨暮月明，夫人睡熟，媵乘便赴約，不意生酣酒氣逼人，呼之不應，乃悵然踟躕於階下，徐入生室，取毫寫絕句一首於生練裙上，投筆而去。詩曰：

暮雨朝雲少定蹤，空勞神女下巫峰。

襄王自是無情者，醉臥月明花影中。

五更天明，生酒亦醒，起步花陰，但見落紅沾袖，墜露濕衣。追省媵期，滂然流淚。正鬱鬱間，忽風吹生衣裾，據翻字見，生舉視之，乃七言絕句，媵所染也。因大悵恨失此良會，為人所誤，深負媵期。剪下裙幅，裝潢成軸，懸於壁間，仍賡原韻，緘以寄媵。詩曰：

飄飄浪跡與萍蹤。

誤入蓬萊第幾峰。

凡骨未仙塵俗在，罡風吹落醉鄉中。

詩後復有一詞，名《憶秦娥》云：

春蕭索，可憐更負佳人約。

佳人約，今番準定，莫教違卻。

世間雖有相思藥，應知難療身如削。

身如削，盈盈珠淚，夜深偷落。

一日，忽聞夫人喚春鴻雲平章忌辰在邇，合照常規，汝可往西鄰姚恭恕長者家問幾時建金山佛會，亦欲附薦平章，以邀冥福。鴻少選返命云，只在此月二十五日為始，適屆忌辰，凡三晝夜。若欲與建善功，必須嚴齋戒，至日請詣法筵，炷香禮佛，竣事方歸。至期夫人吩咐媵家事畢，乃往姚宅。媵與生俱送及門，因得同行入內。經過生臥房前，生苦邀人，欲賦高唐。媵懇辭曰：「蒲柳賤軀敢自吝惜。但今白晝，僕妾眾多，若交接之頃，雲雨方濃，妾於此時如醉如夢，能保無他慮乎？莫若少待今宵。兄宜見即妾所，妾當明燭啟門，焚香迎候。」生深然之。至暮媵戒諸奴僕曰：「夫人偶不在家，汝等各宜早歇。男僕不許擅入中門，女僕亦須不離內寢，毋得輒便私相往來。僕眾皆拱聽，莫敢不遵。人既定，生得尋向路，由柏堂後，轉過橫樓，而適有兩巷相連，莫知何者可達。狐疑未決，忽風送好香一炷，迎鼻而來，生心喜曰：「媵不遠矣。」逕趨右巷，巷窮，果得媵寢。但見綠窗半啟，絳燭高燒。媵上服紫羅衫，下著翠文裙，自拈生龍腦於金雀尾爐中焚之，香煙縹緲，燭影晶瑩。驟望見媵，疑與仙遇。媵笑曰：「鉅卿信人也。」出戶迎生，延入室內。室中安黑漆羅鈿屏風牀，紅羅圈金雜彩繡帳，牀左有一剔紅矮几，几上盛繡鞋二雙，彎彎如蓮瓣，仍以錦帕覆之，右有銅絲梅花籠，懸收香鳥一隻，餘外無長物。房前寬闊僅丈許，東壁上掛二喬並肩圖，西壁掛美人梳頭歌，壁下犀皮革相對，一放筆硯文房具，一放妝奩梳掠具，小花瓶插海棠一枝，花箋數番，玉鎖紙一枚。對房則藕絲吊窗下作船軒，軒外繚以彩牆。牆內疊石為台，上種牡丹數本，四旁佳花異草叢錯相間，距台二尺許，磚一方池，池中金魚數十尾，護階草籠罩其上。生未暇遍觀，即擁媵就寢。媵乃取白絞軟帕付生曰：「兄詩驗矣。可謂海棠枝上試新紅也。」生笑為媵解衣，共入帳中。媵低聲告生曰：「妾幼處深閨，未諸情事。諧歡之際，第恐弗勝。兄若見憐，不為已甚。」生曰：「姑且試之。庶幾他日見慣。」豈期媵之身體纖柔，腰肢顫擗，花心才折，桃浪已翻，羞赧呻吟，如不堪處。而生蜂鎖蝶戀，未肯即休，直至興闌。將過半夜，生起持帕剪燭觀之，仍與媵使藏焉，留為後日之記。媵曰：「賤妾陋軀，為兄所破，靜言思之，有面目，伉儷之約，兄善圖之，毋使妾為章台之柳則幸矣。不然，當墜樓赴水以死謝兄，斷不能從世俗之人背盟他適，以負天下。」生曰：「我為男子，豈不能謀一婦人。脫有夙緣，不必過慮。」乃於枕上口占《糖多令》一闕以贈媵。詞云：

深院鎖幽芳，三星照洞房，暮然間得效鸞凰。燭下訴情猶未了，開繡帳、解衣裳，新柳未舒黃，枝柔那耐霜。耳畔低聲頻咐囑，偕老事，好商量。

媵亦依韻和以酬生：

少小惜紅芳，文君在繡房，幸相如賦就求凰。此夕偶諧雲雨事，桃浪起，濕衣裳，從此退蜂黃。芙蓉愁見霜，海誓山盟，休忘卻，兩下裡細思量。

自此往來頻數，無夕不歡。雖連理之柯，比翼之鳥，奚以過也。

何期光陰易過，樂極悲來，夏暑將殘，秋風又動，忽收蕭夫人及二兄書，取生回，應鄉試。生得書悒悒不遣，媵知，然言動之間，屢有嗟歎之意。媵問之，生不獲隱，出母書示之，彼此流涕。未數日，生二兄又遣一僕海仙，馳書奉邢國夫人，使促生早還。夫人啟緘讀畢，令人召生至，以母書示之。且謂生曰：「尊夫人相念之深，二令兄促歸亦急，且欲同應秋期，實人間快事。老身雖不忍遽舍郎君，然母命、兄書安可違越。所願桂枝高折，早占黿頭。側耳捷音與有榮耀。瓜期未及，拱候再來。」遂備酒肴餞生。媵時侍夫人坐側，聞知此言，淚落如雨，即起入內，其夜伺夫人睡，乃潛出別生，相視飲泣。遂謂生曰：「正爾喜歡，乃有遠別。天耶、人耶，何至此極也。」生曰：「我為母兄所逼，且只暫歸，三兩月間再圖相見，子第寬心，保圖眠食，勿為亡益之悲，徒損傾國之貌。」媵掩泣曰：「兄途中謹慎，早早到家，有便即來，勿為長往。妾醜陋之身，乃兄所有。倘念日盟，不我遐棄，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」乃向生再拜曰：「只此別兄，明日不能出矣。」生亦咽哽，目送媵還，次日，媵又遣福福叩門，持手簡送青絲履一雙，綾襪一贈生。簡云：「薄命妾婢再拜寓言兄前，媳薄命不得奉侍左右，為久計，今馬首欲東，無可相贈，手制粗鞋一雙，絞襪一綱，聊表微意。庶步履所至，猶妾之在足下也。悠悠心事，書不盡言，伏椿緘辭，涕淚交下。不具。」

生覽畢，惟墮淚而已。遂收拾鎖於書復。既登途，凡道中風晨月夕，水色山光，睹景懷人，只增悲惋。及抵家，已迫槐黃矣。遂偕二兄往就試。失利，惟鵬領高薦而歸，賀客填門，雜數月。

迨冬未，同年促上禮闈，生方欲托病不赴，圖為杭游以踐夙約，而母與二兄之弗容，府尹縣侯之敦遣，不獲已，黽勉而行，期在下第，庶得即歸。詎意青錢萬選萬中，會闈揭曉，名次群英。廷試又在甲榜，擢應舉翰林，文字才名日起籍甚。當時虞揭諸公皆加愛重。生雖在清要，而心念雲華，未嘗暫舍，因求外補。

明年正月，得江浙儒學副提舉，正愜所願。遂不歸襄漢，逕赴錢塘，需次待闕。首具袍笏，請賈氏拜夫人。夫人見生來，喜色溢面。勞之曰：「且審金榜題名，文台列職，平生之願，一日盡酬。第恨靈昭年幼，未歷江湖。老病孱軀，不能遠涉，無由造賀，作慶尊堂為愧耳。」生謝曰：「未學荒疏，謬登科目。續貂之消，有愧於中。然自別門下，兩載光陰，令女賢郎安否何似？輒敢請見，少慰下懷。」夫人曰：「小兒讀書郡學，半月一回。丑女在家，尋當上謁。遂命秋蟾召媵。須臾出見，流盼睨生，悲喜交集。夫人置酒，邊嫗亦來。邢國舉杯致賀生畢，復命媵曰：「魏兄高第顯官，人間盛事。汝既在妹列，豈可元一杯致賀乎？」媵領命，乃酌酒勸生。生復酬媵，極歡而罷。既暮辭出。夫人曰：「幸未上官，免尋別舍，吾家舊寓，謹以相延。」生且謝且辭，退就寢室，風物依然，一榻如故，因賦律詩一首題於壁，以紀重來。詩曰：

不到仙家兩載餘，竹窗幽戶尚如初。

梁懸徐孺前時榻，壁寫崔生昔日書。

花柳漫為新態度，江山不改舊規模。

未內當日桓溫幕，還有風流此客無？

次日，生出謁，夫人慮生寓所器物不備，或乏使令，乃呼媵侍行，過彼點檢。及至凡百所需，悉已完具。宜重複專供役，蓋媵已宿戒之矣，而夫人弗知也。周視間，忽見生壁上新題，讀之數過，稱賞弗已。且顧媵曰：「才子、才子。」又云：「此人器宇宏深，學問該博，聰明敏捷，少有比倫，非出十年，須當遠到，提舉未足以淹也，女子識之。」夫人素有藻鑿，慎許可。媵見母譽生如此，愈加愛重。由是夜往晨回，傾情倒意。雖接翼之鸞鳳，交頸之鴛鴦，未足以喻其和協也。夫何情愛所迷，殊無顧忌。朝歌暮樂，婢妾皆知。所未覺者，惟邢國一人而已。

或日，春鴻與蘭荇於清凝閣前閒坐，分食泉州鳳餅香茶。媵偶過見之，默然不樂。私念此茶，夫人物也，惟已嘗竊數餅與生，計必生私二人。因往召鴻、荇詰問。二人不能隱，以生與為對。媵大恨恚，妒念頓生，乃抬摭他事，白於夫人，俱遭痛撻。鴻輩銜恨，謀發媵私，乃闕媵與生於後園池上重陰亭前弈棋，急趨白夫人曰：「園中池蓮有一花，並蒂紅白二色，開已一日，請往視之，久則謝矣。」夫人喜曰：「此禎祥兆也。」如其請。生與媵不虞其至，生方笑謂媵曰：「雲華姐又輸一局矣，敢請子之金釧為賭資可乎。」言未已，而夫人至。適風吹敗桃墜局中，媵驚訝，舉首視之，遙見夫人來，知其故意相襲也，急令生人東洞避去。而博戲之具，收拾弗及，乃佯趨走迎，語夫人曰：「兒多時不到園中，適因繡倦，與福福攜楸枰此來，以消長日。忽見並頭蓮花紅白二色相向，真嘉瑞也。正擬報知膝下，而娘娘來矣。」鴻、荇雖善其支吾，然未敢便斥，惟相目冷笑而已。幸夫人眼昏，莫辨其為生也。夫人曰：「蓮花雙蒂者，常有之。但一紅一白為難得。適聞春鴻言如此，將欲呼汝同觀，不意汝先在此矣。然人家處子不離閨房，偶或出遊，擁蔽其面。今汝不使我知，輒行至此，雖無人見，亦且不宜，況汝讀書識禮，豈不知博棄之為非，當痛以自懲，後無復爾。」夫人只知其與福福手談，不料其與生對壘也。遂同至亭間，徘徊瞻顧。夫人命春鴻曰：「佳哉花也。可召魏郎君來此同玩。」鴻將啟齒，媵恐其有言，潛躡其足，鴻會意，乃給夫人曰：「有此佳花，而酒肴未備，不若明日於此開宴，召之賞玩，亦未為晚。」夫人點頭曰：「春鴻言是也。」遂回。

詰旦，果於亭上設席，且於郡學呼麟回，同生賞花。酒半，夫人目麟曰：「吾聞人家興替，見於花草，草木得氣之先，且瑞應之來，必不虛也。汝今秋文哉，或者得捷。雙蓮之瑞，其在是乎？宜賦一詩，以觀汝志氣。魏提舉如不相棄，亦請唾珠玉，以重斯芳。麟與生奉命一揮而就，以呈夫人。夫人覽而笑曰：「提舉絕妙好詞，吾兒結意亦自可取。」因付媵曰：「汝觀而藏之，留為汝弟秋科張本。」二詩云：

若耶溪裡萬紅芳，哪似君家並蒂祥。

韓壽醉醒殊態度，英皇濃淡各梳妝。

徒勞畫史丹青手，漫費詞人錦繡腸。

向夜酒闌明月下，只疑神女伴仙郎。

右鵬詩。

亭亭翠蓋蔭嬌，一種風流兩樣嬌。

飛燕洗妝迎合德，彩鸞微醉倚文蕭。

若教解語應相妒，縱是無情也是妖。

寄語品題高著眼，直須留作百花標。

右麟詩。娉讀之微莞，將入袖。生乃請於夫人曰：「小姐也不可無佳制。」夫人乃命娉曰：「汝試為之，請教提舉。」娉對曰：「好語皆為兄所道，尚何言哉。然亦不敢不勉強。」遂口占《聲聲慢》一闕，詞云：

大華峰頭，若耶溪上，秋波蕩漾蟬娟。翠蓋陰中，佳人並著雙肩，深杯怎禁頻歡。便玉容霞臉爭妍，真個似善才龍女，不染塵緣。共說風流態度，似鳳台蕭史夫婦同仙。描畫丹青，生織難寫清聯。鸞鴛也知相傍，每愛來比翼花邊。心更苦，委游絲，人暗牽。

生傾聽之餘，自愧弗及，因出席揖之曰：「風流俊媚的是當家，真可謂才調女相如也。」娉斂繡巾拜謝曰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酒散月明，夫人酣醉。娉出就生，具告以昨日圍棋之故，且吐舌曰：「非桃墜，夫人見矣，奈何，奈何？」生曰：「此天也，然非子之臨機應變，則罅隙呈露，吾二人安得復合也。危哉，危哉！」娉曰：「夫人以妾昨過園中，微賜訶謔，今不敢再至矣。所恨前時遠別，今幸相遇，復被匪人無端間阻，然當為兄屈己下之，冀回其意，兄且忍耐，勿自憂煎，然此亦由兄私之之過也。《論語》曰『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，近之則不遜，遠之則怨』不可不加之意也。蓋微諷生寵春鴻、蘭苕事以箴之。生慚驚交並，莫知為對。娉自此深居簡出，杳不相聞。生亦不安，若有芒刺在背，凡遇內集多卻不來。娉雖謬為斂跡，而益重幽思，故於鴻、苕特加禮待。但其所欲，舉以贈焉。爾後二人俱囿娉術中，夙怨冰釋，翻為之用，第生未知耳。

踽踽月餘，無聊特甚。正憂悶中，忽福福送新蓮數房來，且報鴻、苕釋憾，早晚可以相見。生聞之，手舞足蹈，不任歡情。因以蜀箋寫所賦夏景閨情十首，為小引於前，以答娉。其詞曰：「孤館無聊，睡起危坐。不見賢淑，豈止鄙吝復生而已哉。成閨思十首奉寄，一則以見此情之拳拳，一則時自省覽，猶佳麗之在側也。」詩曰：

香閨曉起淚痕多，倦理青絲髮一窩。

十八雲鬟梳掠遍，更將鸞鏡照秋波。

其一；

侍女新傾盥麵湯，輕回雪腕立牙牀。

都將隔宿殘脂粉，洗在金盆徹底香。

其二；

紅錦拭鏡照窗紗，畫就雙蛾八字斜。

蓮步輕移何處去，階前笑折石榴花。

其三；

深院無人刺繡慵，閒階自理鳳仙叢。

銀盆細搗青青葉，染就春蔥指甲紅。

其四；

薰風無路人珠簾，三尺冰綃怕汗黏。

低喚小鬟推繡戶，雙鸞自濯玉纖纖。

其五；

愛唱紅蓮白藕詞，玲瓏七竅逗冰姿。

只緣味好令人羨，花未開時已有絲。

其六；

雪為容貌玉為神，不遣風塵浣此身。

顧影自憐還自歎，新妝好好為何人？

其七；

月滿鴻溝信有期，拋殘錦下鳴機。

後園紅藕花深處，密地偷來自浣衣。

其八；

明月嬋娟照畫堂，深深再拜訴衷腸。

怕人不敢高聲語，盡是慇懃一炷香。

其九；

闊幅羅裙六葉裁，好懷知為阿誰開。

溫生不帶風流性，辜負當年玉竟台。

其十。

詩後復寫一詞，名《青玉案》：

合歡花下曾相見，猶記把毫題彩扇。

自別佳人冰雪面，朝思暮盼，

倚門挨戶，無也千來遍。

靈犀一點懸春線，殘夢驚回樑上燕。

惆悵佳期成又變。

雲箋都是蠅頭字，難寫張生怨。

書畢，付福齎去，娉得之，啟誦。而鴻、苕偶來，問曰：「小姐所詠詩，誰人之作，乃爾俊麗耶？」娉汪然曰：「久有心事，與渠輩談之，屢欲吐詞，復囁嚅而止。」鴻、苕同聲應曰：「某輩賤流，受小姐厚愛多矣。但可為的，當盡力以報。」娉曰：「此魏生詩也。吾之遇彼，渠輩備詳憶自爾爾。重陰之游，幾於狼狽。若為夫人見之，我無措身之地，賴汝調護，遂得無他。今不見者一月矣，非惟我念之深，生亦念吾尤切，彼此隔越，誰與為媒？」二人起謝曰：「今夫人受戒，日坐佛閣誦內典，家政悉小姐所權，苟有

欲為，何敢喘息。萬有異議，某等任之，脫不踐言，鬼神臨覽。」媵曰：「若然，吾何恨。」是夕，始復就生，相與如故矣。或俛紅倚翠，盡雲雨之歡。或舉白弄琴，極從容之樂，不覺流光冉冉，七夕又臨，媵請於夫人，於內堂結彩樓乞巧，瓜果羅列，肴饈備陳。

夫人謂媵曰：「久不見汝作詩詞，今夕天上佳期，人間良夜，或詩或詞或調，隨汝所為。吾當召魏生來與汝講論，庶有新益。」媵唯命。於時，生至。夫人曰：「世謂今宵天孫賜巧，小女輩未能免俗，謾設瓜果席筵。亦嘗命之賦小詩以紀佳節，竟未知曾就否？」媵即前應曰：「適奉命綴得七言絕句二首。」遂出諸袖間，墨痕猶濕。夫人接看畢，遞與生曰：「小女拙詩，提舉無吝見教。」生讀竟曰：「若宋蘭姊妹之儔，誠不易得也。鵬雖不敏，當亦效顰。第恐白雪陽春，難為屬和爾。」媵詩曰：

梧桐枝上月明多，瓜果樓前豔綺羅。
不向人間賜人巧，卻從天上渡天河。

又詩曰：

斜香雲倚翠屏，紗衣先覺露華零。
誰云天上無離合，看取牽牛織女星。

鵬和詩曰：

流雲不動鵲飛多，微步香塵襪羅。
若道神仙無配偶，怎教織女渡銀河。

又詩曰：

娟娟新月照圍屏，井上梧桐一葉零。
今夕不知何夕也，雙星錯道是三星。

何期好事多乖，會難離易。次早，生收家報母訃音，竟不及祭上提舉之任，而丁憂之行逼矣。夫人乃召邊嫗告之曰：「吾有一切已事相托，未審能為我周全乎？」嫗避席：「願聞何事，苟可用情，當為極力。」夫人曰：「媵年長，欲覓一快婿，斧柯之任，相屬如何？」嫗笑曰：「老拙久懷此意，但未敢形言。今夫人門下自有其人，而欲他謀，徒費齒頰，真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。」夫人曰：「得非謂魏生乎？佳則！佳矣，然有說焉。生少年高科，揚歷仕途，若歸之，勢必攜去。吾止有此一息，時刻不面，尚且念之。若嫁他鄉，寧死不忍。故為向者生來時，乃母惠書及此，且舉昔指腹之言，我欲答書，沉思而止。是以對生亦絕口不曾道及者，非背盟也。今蕭夫人棄養，生又得官，他日當自有佳人求為匹配。丑女不足以奉箕帚也。吾不欲面談，煩嫗委曲達及，使之他圖。我若不明言，彼又膠於前語，如之何，豈不兩誤耶！」嫗如教諭生。生曰：「予久知之，彼則遲疑未判，今言若此，明說不諧，況寒門重罹荼毒，行色匆匆，殞越之餘，寧暇為計。雖然此先堂意也，煩嫗善為我辭。夫人豈不聞聖人有言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既奉初言，盟誓在彼，天地鬼神，昭布森列，豈可以吾母既亡，背盟棄好。且閭閻下賤，尚不食言，曾謂夫人而可失信。嫗若以義責之，庶或可允。萬一秦晉能諧，當奉千金為壽。」嫗曰：「吾哀王孫而緩頰，豈望報哉？」遂去，備以生言，反覆勸於夫人。夫人曰：「嫗雖巧為說客如蘇、張，其如吾不聽何。」嫗見如此，不復敢言，退而告生。生忍淚曰：「死生契闊，從此始矣。」乃促裝亟為歸計。媵聞之，與春鴻、秋蟾輩，伺夫人困睡，潛於柏堂設宴，召生人為別。生至相持，魂飛魄散，嗚咽不自勝。鴻等亦哽塞不能仰視。媵乃舉杯於生前，拜曰：「兄行不來矣，平昔與兄一日不握手，此恨何堪。矧今守制三年，遠離千里，不借伉儷，從此路人。惟兄節哀順變，保圖金玉之軀，服闋上官，別議佳偶，宗祧為重，勿久鰥居。妾命薄春冰，身輕秋葉，雲泥異路，濁水清塵，然既委身於君子，豈再托體於他人，以死為期，言猶在耳，行當畢命窮泉，寄骸空木。曷其有極，長恨悠悠。平時兄屢命我歌。每每因忸怩而止。今死生永訣，豈可復辭。我試謳之，兄其側耳。正唐人所謂，一聲何滿子，雙淚落君前也。」乃歌《踏莎行》一闋云：

隨水落花，離弦飛箭，今生無處能相見。

長江縱使向西流，也應不盡千年怨。

盟誓亡憑，情緣亡便，

願魂化作銜泥燕，一年一度一歸來，

孤雌獨人郎庭院。

歌訖，哭慟數聲，孳然僕地。左右扶掖，良久乃蘇，竟夕不成歡而罷。

來早，媵乃破所照匣中鸞鏡，斷所彈琴上冰弦，並前時手帕，遣福福持去付生，為相思記念。福福色佛然曰：「小姐賦稟溫柔，幽閒貞靜，其性不可及，一也。天姿美豔，絕世無雙，其貌不可及，二也。歌詞流麗，翰墨清新，其才調不可及，三也。諳曉音律，善措言辭，其聰明不可及，四也。」至於考究經史，評論古今，滔滔然如貫珠，灑灑然如霏雪。下至女事，更不在言。矧又為薊公之孫，平章之女。母有邢國之賢，弟有令尹之貴。四德全備，一族同推，行配高門，豈無佳婿。顧乃逾牆鑽穴，輕棄此身，戀戀魏生，甘心委質，流而為崔鶯鶯、王嬌娘淫奔之女，以辱祖宗。且生然衰，五內崩摧，以此與之，勿乃不可。誠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，又不能以禮處人，妾實恥之，無面目將去也。」媵吁氣長歎曰：「爾自事吾，小心謹慎，我亦憐汝不啻己生，往來十年，未嘗暫舍，然尚不知我心，猶有此論，則紛紛外議，無怪其然，與其負謗而生，莫若捐軀而死。」乃取白練將自縊。福遽止之，急促遞去。生收置行李中，入辭夫人。夫人贈白金五十兩，生固卻不受，夫人曰：「知不成札，聊見微情。想讀禮之餘，剩有閒暇，毋惜惠音，以慰老朽。」生跪曰：「數年門下，深荷恩慈，豈待我如賓，真乃視餘猶子。死生骨肉，鏤膽銘肝，方獲微官，冀圖少報。不幸禍延先妣，遽棄諸孤，守制東還，遠違懿范，素心曷已。黃髮是期，俯首階庭，不勝沾灑。」夫人亦感愴。使鴻呼媵出別。促之至再，堅不肯來。生亦苦請，蓋不忍與之見也。遂行。

其年秋，麟果中江鄉試。夫人喜動顏色曰：「雙蓮之祥驗矣。」遂改重陰亭為瑞蓮亭。明年選春官亦報捷，授陝西之咸寧尹，挈家偕行。媵自離生後，柳悴花樵，香消玉減，終日不食，達旦不眠。咄咄書空，盈盈淚滴。兼之道途頓蹙，陸路艱難，抵縣浹旬，息將垂絕。夫人憂損特甚，莫曉其致病之由。研問家人，鴻等始略言其概。夫人懊恨違盟，勢已無極。但百端慰喻，使之勉進湯藥而已。又月許，將屬纊之先一日，沐浴梳飾具如常。時於母前拜曰：「兒不幸，疾疢彌留，死在朝夕，母恩未報，飲恨黃泉，賴有靈照可為終養，願夫人割不可忍之恩，勿以女子自苦也。」又語麟曰：「吾弟聰明才智，早掇危科，步武青雲，前程遠大，家門有幸，父母無憂，但願早尋佳偶，以養夫人。姊命薄年促，不及見賢弟聳壑昂霄，徒以死相累耳。長歿後，幸勿具焚，謀一之士，以權窳。俟賢弟解官，北歸幽州，攜骨還葬，則志願永畢。」返室，撫福福曰：「我將溘先朝露，只在朝夕，汝言事夫人，勿以我為忘。」又有

手書囑春鴻曰：「為我以是寄謝魏生，俾知我為泉下客矣。」鴻謹藏而慰之曰：「小姐平生穎悟，通達過人。雖在女流，深知道理。亦嘗賤無仲卿伉儷之傷生，鄙苟奉倩夫妻之戕性，豈今日忘之，而自蹈其覆轍耶？況生一去，遽絕音耗，雖在制中，諒亦謀配。今紅葉頻來，紛紛旁午，天下多奇男子、美丈夫，以小姐之貌配之，孰所不願，何必魏生，然後快意。況夫人垂暮，愛女只小姐一人。萬一果致淪亡，尊懷何以堪處，竊為小姐不取也。惟小姐不以人廢言，曲聽鄙語，翻然省悟，以理自遣，則非惟春鴻之幸，亦為小姐之幸，實夫人之大幸也。」媪曰：「唏，爾過矣。吾豈世間癡淫女子，不知命者之流乎。吾之與生蓋不偶也，彼此在母腹先已締盟，厥後二家果生男女，斯言斯誓，不爽毫釐，則天意人事斷可知矣。豈料萱親鍾愛，不果命以歸生，雖出恩慈，不免負約。且女子事人，惟一而已，苟圖他顧，則人盡夫也。鬼神其謂我何？詩云『谷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』吾之心事實此，春鴻雖厚我念我，然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可但姑息也。」言訖，淚落如雨。鴻亦慘慘而出。至晚竟逝。麟以漆棺斂之，殯於開元寺僧舍，期任滿載歸廬焉。

亡何縣有劇盜遁於襄陽，官遣胥吏康鐮者往彼捕之。春鴻乃出娉緘白麟，憚因鐮寄去與魏生。麟拆覽之，乃集唐人詩成七言絕句十首與生為訣之辭也。麟以白母，夫人曰：「人已逝矣，勿違其意也。」遂命寄去。其詩曰：

兩行清涕語前流，千里佳期一夕休。
倚柱尋思倍懊恨，寂寥燈下不勝愁。

其一：

相見時難別亦難，寒潮惟帶夕陽還。
鈿蟬金雁皆零落，離別煙波傷玉顏。

其二

倚欄無語備傷情，鄉思撩人撥不平。
寂寞閒庭春又晚，杏花零落過清明。

其三：

自從消瘦減容光，雲雨巫山在斷腸。
獨宿孤房淚如雨，秋宵只為一人長。

其四：

紗窗日落漸黃昏，春夢無心只似云。
萬里關山音信斷，將身何處更逢君。

其五：

一身憔悴對花眠，零落殘魂倍闐然。
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悠悠生死別經年，

其六：

真成薄命久尋思，宛轉蛾眉能幾時？
漢水楚雲千萬里，留君不住益淒其。

其七

魂歸冥漠魄歸泉，卻恨青蛾誤少年。
三尺孤墳何處是，每逢寒食一潸然。

其八：

物換星移幾度秋，鳥啼花落水空流。
人間何事堪惆悵，貴賤同歸土一丘。

其九：

一封書寄數行啼，莫動哀吟易慘淒，
古往今來只如此，幾多紅粉委黃泥。

其十。

生家居苦塊度日如年，追念；日歡，遽成陳跡。然猶不知媪之死也。因賦《摸魚兒》一闕憶之，詞曰：

記當年，浪遊江海湖山，佳處頻到。絆桃紅杏春光媚，駿馬嬌嘶馳道。親曾造，拜第一仙人，聽鼓朝飛操。風流音耗，縱水隔蓬壺，浪翻銀漢，青鳥解相報。徒自悼，憶殺那人情好。萬千心事難告。天涯回首陳跡，還想綠依紅靠。空灑淚，歎暑往寒來，疏鬢愁成皓，何時偃抱，把月下鸞簫，花間鳳管，細寫斷腸套。

詞成，蓋略述與媽相遇顛末。方擬謀人寄去，忽康鐮者自陝來，得媪凶聞並所集古句絕詩，讀之哀怨，悶而復甦，乃於峴山墮淚碑旁，為位以哭，酌酒以祭。且出媪前時所贈破鏡斷弦，仰天誓曰：「子既為我捐生，我又何忍相負，惟當終身不娶，少慰芳魂。」其文云：

「嗚呼，天地既判，即分陰陽，夫婦假合，人道之常，從一而終，是謂賢良。二三其德，是日淫荒。昔我參政，暨先平章，僚友之好，金蘭其芳，施及壽母，與餘先堂，義若姊妹，閨門頡頏，適同有妊，天啟厥祥。指腹為誓，好音瑯瑯。乃生君我，二父繼亡，君留水，我返荊襄，彼此闊別，各居一方。日月流邁，十五霜，千里跋涉，訪君錢塘，佩服慈訓，初言是將。冀遂曩約，得諧姬姜，姻緣淺薄，遂墮荒唐。一斥不復，竟爾參商。嗚呼！君為我死，我為君傷。天高地厚，莫訴哀腸。玉容月貌，死在誰旁。斷弦破鏡，零落無光。人非物是，徒有涕滂。悄悄寒夜，隆隆朝陽。佳人何在，令德難忘。曷以召子，誰為巫陽？曷以慰予，鰥居空房。庶幾斯語，問於泉鄉。峴山鬱鬱，漢水湯湯。山傾水竭，此恨未央。嗚呼小姐，來舉予觴。尚饗。」

未久，生服滿赴都，升陝西儒學正提舉，階奉議大夫。而麟尹咸寧，瓜期尚未及，始復得相見。升堂拜母，而夫人益老矣。見生只加悲悔。舊僕若脫歡輩，亦有物故者。惟春鴻諸女，一一無恙。

生詢知媪殯宮所在，即往痛哭。以手叩墓門曰：「雲華，魏寓言在此。想子平生，精靈未散，豈不能為華山畿乎？」生是夕，宿公署，似夢非夢，彷彿見媪來，曰：「天果從人願乎！」生忘其死也，遽擁抱之。媪曰：「兄勿見持，當有奉告。」生乃悟其鬼也。

因問之曰：「子已謝世，今安得來耶？」媵曰：「妾死後，宴司以我無過，命入金華宮，掌箋奏之任。陰君感子不娶之言，以為義高劉庭式。且曰，不可使先參政，盛德無後，將命我還魂。而屋捨已壞，今議假他屍，尚未有便，數在冬未，方可遂懷。彼時復得相聚也。」語畢，倏然飛去。生驚覺。但見淡月侵簾，冷風拂面，四顧淒然，泣兩行下，遂成《疏簾淡月》詞一闕，以弔媵，詞云：

溶溶皓月，從前歲別來，幾回圓缺。

何處淒涼怕近暮秋時節。

花顏一去成終訣，灑西風，淚流如血。

美人何在，忍看殘鏡，忍看殘塊。

忽今夕，夢裡陡然相見，手攜肩接。

微啟朱唇，耳畔低聲兒說，

冥君許我還魂也，教我同心，羅帶重結。

醒來驚怪，還疑又信，枕寒燈滅。

生到任不覺雪花飄粉，梅蕊舒瓊，免走烏飛，又當臘月。有長安丞宋子璧者，一室女年及笄，姿豔絕世，忽暴死，已三日，復甦，不認其父母，曰：「我賈平章女雲華，今咸寧縣宣差賈麟姊也。死已二年，數當還魂。今借汝女之屍，其實非汝女也。」父母訝其聲音不類，言語不倫。正疑怪問，女即逕入賈尹宅，如素曾到者，見夫人及尹道還魂甚詳。夫人與麟察之，聲音語笑媵也，舉止態度媵也，然尚未信。須臾，入其寢室，呼春鴻諸婢妾名字，索其存日遺物，絲髮皆不謬，始深信之。蓋咸寧與長安，俱西安在城屬縣，廨宇相鄰。丞亦聞賈尹到任時，其姊氏亡故，然還魂之事，世所罕有。乃與其妻陳氏同詣賈宅取回。女子堅不肯出，且詬且罵曰：「何為妄認他人家女為女耶。」宋夫婦元計，遂歎息而還，夫人曰：「此天作之合也。」乃報魏生。生亦以夢中見媵事告賈母子。夫人欣欣唯言。於是，命媒妁通懇勸，再締前盟，重行吉禮。生執雁帛，往親迎焉。夫人及春鴻、蘭、苕等往送。鳳鸞花燭之夕，真處子也。枕上與生話舊，一事不遺。是日設宴於提舉公廨後堂。宋氏一門，亦與禮席。因詢丞女何名，乃知呼為月娥。又得之老門子云：「廨宇後堂，舊有匾名灑雪，蓋取李太白詩，清風灑蘭雪之義。為前任提舉取去，今無矣。」遂悟伍相廟夢中神云者，上句言成婚之地，下句言其妻之名。生遍以告座人，知神言之驗。宣傳關中，莫不歎異。有賦永樂詞者，錄於此：

傾國名姝，出塵才子，真個佳麗魚水姻緣。鸞鳳契合，事如人意。貝闕煙花，龍宮風月，謾詫傳書柳毅，想傳奇又添一段勾欄裡做《還魂記》。稀稀罕罕，奇奇怪怪，得完完備備。夢葉神言，婚諧復耦，兩姓非容易。牙牀兒上，繡衾兒裡，混似牡丹雙蒂。問這番，怎如前度一般滋味。

生後與娥產三子，皆列顯官。生仕為太禧宗院使兵部尚書，年八十三卒。娥封郡國夫人，壽七十九而歿，與生合葬焉。生與娥平昔吟詠賡和之作至千餘篇，題曰：《唱隨集》，酸齋貫雲石為序於其前，生夫婦自序於其後，載於別錄，此不著云。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